

● 长篇小说

春草与狼烟

刘绍棠 著

中国大众文学丛书

51
6

中国大众文学丛书

春草与狼烟

刘绍棠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陈 新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春草与狼烟

作者 刘绍棠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8年8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3 1/32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75

印数 1—4,800 册 字数 219千

ISBN7—5411—0240—7/I·227

定价：2.80元

序

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和中原农民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商定，共同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大众文学丛书》。这是一项十分适时的、富有远见的计划。在令人振奋同时又不免令人眼花缭乱的今日文坛上，编辑出版优秀的大众文学创作并纳入一套丛书，其意义不仅在于向广大读者提供一批经过精心选择的、为他们喜闻乐见的文学读物，以满足他们对文学艺术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还在於用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作为例证，以提倡和推动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文学创作蓬勃健康地发展。

去年五月，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成立的时候，我曾讲过三句话表示我对学会的祝贺。这三句话是：“第一句话：我一直认为，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文艺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是正确的，我们今天仍然要坚持，仍然应该把它看成是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指导原则。第二句话：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和雅俗共赏，是高层次的，不是低层次的审美境界，是我们

FMP/10

应当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第三句话：希望我们学会的同志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这三句话所表达的是我一向所坚持的看法，时至今日我依然是这样看的。

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破除“左”的束缚，贯彻“两个基本点”，在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即总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汹涌澎湃、汪洋恣肆地发展起来。从题材、体裁、文体、风格、手法到思想内容都变得空前辽阔和多样，艺术上异彩纷呈，探索创新蔚然成风。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有不少作家艺术家自觉地坚持与时代同步、和人民同心，他们的作品与变革中的现实生活的脉搏息息相通，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阔步前进的人民大众共呼吸，因而激励着、也吸引着万千读者，从而使文学艺术在新的时代增添了蓬勃的活力。但也要看到，近几年来，在文艺界，脱离现实、脱离传统、脱离群众的现象确有发展之势，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和许多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的关切和担忧。诚然，文学艺术绝对应该是创新的领域，文学史、艺术史上，凡是卓尔不群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给文学史、艺术史提供了新东西的，没有创新就谈不上真正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创新才是值得肯定的、真正的创新，才是合乎历史和艺术的发展规律，从而才能符合今天时代所需要的创新。文艺发展史告诉我们：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增添新东西，总的不外乎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艺术形式的开拓和创新是有重要意义的，但首要的是思想内容的开拓和创新。因而只有形式服从内容、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创新才是完全的、高层次的

创新。文艺发展史还告诉我们：任何艺术观念的变革和艺术形式的创造，其成败都不是仅仅凭文艺家自己的主观设想就可以论定的，也不是仅仅从“纯艺术”、“纯形式”的角度就可以说明的。它必定要接受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的影响和检验，必定要接受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与否的选择，同时也必定要接受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等一系列艺术规律的制约。因此，真正有长久生命力的艺术创新，总是同真实、正确、深刻地反映时代面貌、表现时代精神、具有进步的或革命的思想内容分不开的，总是同能为更多的群众所理解和喜爱分不开的，因而，也总是同适应群众的审美要求而必然会具有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分不开的。正是这样，作为人类文艺发展史上一个崭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艺，自觉地把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作为它的一个重要观念、一个指导原则，这难道不是合乎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吗？难道不是恰恰和真正的创新相一致的吗？相反，如果以“创新”为名，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文艺的革命性、民族性、群众性，那将会是怎样的“创新”呢？如果割断文艺和社会主义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变革的联系，否定了作品中应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内容；如果文艺远离了人民群众，根本不表现人民的生活和心愿；如果文艺完全抛弃了民族传统并丧失了本民族的一切特点，甚至完全不为人民群众所理解；那么，这样的“创新”恐怕是不能作为否定“三化”的有力论据的吧？可不可以说：这不仅不是什么真正的创新，倒还可能是复旧的表现，因此，总不是我们应当赞扬、提倡和推广的吧？当然，在大变革时期，出现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和以往所有时代的文艺一样，不仅会是多样的，而且在多样化之中出现消极的东西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不同的是，在科学世界观、文艺

观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经过自觉地努力，经过历史的、群众的鉴别，消极的东西总会被克服，在多样化的发展中必定会有更能代表时代主旋律的东西成长起来，或迟或早地会形成文艺发展的主流。而“三化”这一指导原则，正是有利于促进正确的主流在多样化的配合下向前发展的。这些年来情况表明：消除了从“左”的方面对“三化”的曲解和其它的误解，它已经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样，为我们大多数同志所理解并掌握了。事实上，许多有社会责任感并正确掌握创新精神而不是“玩”文学、“骗”文学的作家和艺术家，早就在不倦地实践着这些原则、追求着这种境界。事情并不象有的人认为或宣传的，文艺走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就妨碍了艺术创新，就玷污了文艺的圣洁之躯，就使文艺变得陈旧不堪、粗俗不堪、浅陋不堪，就流于低层次、浅层面。不是这样，“三化”是有利于艺术创新的，是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很高的要求。真正达到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的文艺作品，是能够被雅俗共赏的。有同志争论说雅俗不能共赏，这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尽管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但事实是雅俗共赏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审美境界，并不会因为有人不承认就不复存在。同行们，让我们继续用更大的努力追求这种境界吧。

《中国大众文学丛书》编委会在丛书第一批出版之际要我为之写序，谨奉上寥寥数语，是为序。

贺敬之

一九八八年三月



作者简介

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生于北京通县儒林村。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五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现在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

三十八年创作生涯，致力“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乡土文学创作。著作颇富。中、短篇小说多种被翻译成英、法、俄、德、日、泰国、孟加拉、西班牙、阿尔巴尼亚文。一九八五年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一九八七年又载入英国剑桥《当代世界名人录》和《世界作家名人录》，同时，载入法国《世界文学大辞典》。

主编

马 烽

编委

马 烽 丁庆林 冯育楠

冯骥才 刘永康 刘士俊

刘锡诚 刘绍棠 刘国玺

阎 纲 玛拉沁夫 杨亮才

张凤洪 孟伟哉 林友光

赵铁信 修玉祥 浩 然

焦勇夫

责任编委

刘 永 康

装帧设计

陈 新

书名题签

陶 家 元

目 录

春 草.....	1
狼 烟.....	158

春 草

一

外国教会开办的潞河学院，被称为三百里北运河的最高学府，闻名数省。它座落在通州市南郊，方圆几里，都在它的校界之内，没有居民住户。在这块空旷的大地上，只有绿茵茵的草地，草地上开放着五颜六色的野花；一道道亮晶晶的小溪，溪边丛生着芦苇和蒲柳；一座座四四方方的果园，果园里有嗡嗡采蜜的蜂群；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里有百鸟争喧；一座座起伏连绵的荒丘，荒丘上有乱树峥嵘；而在纵横交错的羊肠小路上，有大学生们散步留下的足迹。

但是，也有一条笔直的林荫遮掩的柏油马路，通向绿瓦红墙的中心校舍。学校的正门，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巍峨殿阁，门外有两只张牙舞爪的石狮，两柱雕刻着蟠龙的华表，那格局和气势，极象前清的王府。进入大门，迎面是几亩大的花坛，一条五色石子的甬路，直达正面那雕栏玉砌的办公大楼，楼前有一座水花飞溅的喷泉。办公楼两侧，雁翅排开，分布着各个系科的教学楼；教学楼之间，有齐整的松墙相隔。群楼背倚蜿蜒的土山，山上有苍松翠柏，座座凉亭。山后，有几处露天运动

场，两座室内体育馆，协和湖碧波半顷，荷花满塘，湖心小岛停泊着叶叶游船，湖畔有小桥、石舫、图书馆、小教堂和一所学生宿舍。然后，又有一道红墙横断开来。走进牌楼门，花树葱茏，曲径通幽，是教授们的住宅，有的是小洋楼，有的是四合院，小洋楼围着铁栅，四合院圈着竹篱。

潞河学院是一块文化殖民地，是一座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这里的学生，不少对于社会的黑暗，民间的疾苦，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只是站在这个追逐名利的码头，迷醉地翘首眺望通向大洋彼岸的黄金之路。

然而，它毕竟设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不是高居于天堂的云雾中。五四运动已经吹皱一池春水，而二十年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更引起了学生们思想的波动。国文系学生叶兰和物理系学生夏竞雄，发起成立春草社，出版《春草》周刊，以年轻人那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和锐气，向乌烟瘴气的社会生活，发动猛烈的冲击，又以夏竞雄的攻势最凌厉。

春草社社员已经发展到四十多人，早已越出潞河学院的范围，周刊已经发行三千多份，不但在通州市内出售，而且行销到外埠。社员中，已经颇有点小名气的青年诗人平步云，专写空炮式大块政论的王无冕，写点学术性文字并兼管总务的冯文藻，是夏竞雄和叶兰之下的三大中坚分子，与叶、夏并称为春草社五魁。

夏竞雄的父亲夏思问，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夜，率领二十八名革命志士，攻打通州道台衙门，壮烈殉难。当时，夏竞雄只有七岁，跟着母亲在北运河畔的鹊桥村生活，后来又逃到盘山山中的外祖父家避难。十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的好友蔡松鹤从外国留学回来，在潞河学院任教，接他到通州谈

书。他聪慧好学，意志坚强，深得蔡松鹤的喜爱，一心想栽培他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一名取得更高成就的物理学家。夏竞雄虽然对物理学很有志趣，但是也关心国家大事和留心社会问题。鲁迅先生那抨击人吃人社会的战斗檄文，震撼他的思想，启发他的心智，指引他的行动。渐渐的，他对于研究社会，比对于研究物理，更感兴趣了。

他是在乡野长大的孩子，身心始终保持泥土的气息。进入潞河学院，就象野鸟入了笼，很不自在。他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同情民众不幸，因而写出来的文字，嫉恶如仇，笔锋犀利，最受读者的欢迎。

夏竞雄喜欢行动，不尚空谈，对于文学并不特别爱好，但是，在当前的处境，写文章总还是一种行动，所以他就写起文章来。鲁迅先生的小说，也正如鲁迅先生的论文，震撼他，启发他，指引他。怎样写小说，他不但没有学过，而且没有想过，反正就照鲁迅先生那样写。

写什么呢？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也给了他启示：要写那些在精神上与自己丝缕相连，不能忘却的人和事。而他最不能忘却的纪念，是父亲的死和母亲的命运，以及他在乡野长大的生活经历。

父亲是诗书人家的逆子，礼教道统的叛徒。他少年时代才华横溢，能诗能文，也能走马击剑，但是却视功名如草芥。他的原配，是个理学家的女儿，门第很高，这位名门小姐一定要他从科举出身，仕途上进，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他掷还婚书，一刀两断。从此，他脱离家庭，浪迹江湖，与下层大众为伍。有一回，他到盘山访友，在深谷中遇见母亲。母亲是个佃户的女儿，每天上山打柴，腰间系着一根绳索，拴在悬崖的孤松上，

然后坠入深谷的云雾中，挥斧砍伐峭壁上的小树，还唱着山歌。父亲一见钟情，访友之后，仍然留连忘返，就在山中打猎砍柴为生，跟母亲天天在深谷的云雾中见面。后来，有人给母亲说媒，男方是个小康人家，外祖父和外祖母十分满意，母亲却绝了食，不肯依从父母之命。父亲不顾风俗习惯，不请三媒六证，亲自登门求婚；外祖父和外祖母觉得这是伤风败俗，严词拒绝了。就在这天夜晚，父亲带着母亲出走，到北运河下游的鹊桥村，投奔他的好友龙大海。龙大海曾是鹊桥村义和团的大师兄，率领鹊桥村健儿，驾着渔船扁舟，在北运河上布阵，狙击八国联军的兵船，将一艘洋鬼子的兵船砸沉，满船的洋鬼子都被砍死，葬身鱼腹。义和团运动失败，龙大海亡命在外，在集市庙会上卖艺，与浪迹江湖的父亲相遇，两人结为生死之交。两年过去，局势安定下来，龙大海才重返家园，打鱼、拉纤、扛长工。父亲和母亲就在龙大海的泥棚屋里拜堂成亲，龙大海又给他们盖起三间茅舍，他们就在鹊桥村安家落户，他便落生在这座茅舍里。父亲在北运河畔的农村教私塾，暗中加入同盟会，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每年那一点微薄的束脩，都充当了革命活动经费；母亲全无怨言，自己租种二亩地，农忙时节打短工，母子俩才勉强糊口。攻打通州道台府前夜，母亲牵着他的手，送父亲到河边上船。父亲临行，给母亲叩了个头，表示感恩和诀别。父亲殉难之后，母亲女扮男装，在龙大海护卫下，顶着狂风暴雨，驾起小船，冒死进入通州城，给父亲收了尸，又驾着小船运回鹊桥村，安葬在河边诀别的高岸上；而后，母亲带他到盘山外祖父家避难。山中连年大旱，外祖父和外祖母又相继去世，生活很苦很难，母亲只有二十八岁，不少人劝她改嫁，但是，母亲怀着对父亲的忠贞，对儿子的慈爱，拒绝

了这些好意。她每天上山打柴，租种一块山坡地，夜晚在松明下编筐，供给儿子上学。深重的痛苦，沉重的劳动，饥饿的煎熬，摧残了母亲的身体，最后竟夺去她那只有三十一岁的生命。……

怀念父母，回顾身世，夏竞雄无限辛酸，无比悲忿，热血奔腾，心潮起伏。他激动地铺开稿纸，提笔写下了小说的题目，便汪洋恣肆地写起来。

夏竞雄住在锦秀斋三楼二十九室，四周花木繁荫，宁静清幽。黎明，他便起来，推开百叶窗，放进新鲜空气。窗下，合欢树象朵朵彩云，闪烁着晶莹的露珠儿。协和湖上，弥漫着水雾，东岸的图书馆，南岸的小教堂，西岸的石舫，北岸的弓脊小桥，湖心小岛上的亭台楼榭，都在水雾朦胧中，若隐若现，影影绰绰。夏竞雄匆匆洗完脸，便埋头在临窗的书桌上，沉浸在创作里。只有偶尔一阵风来，吹进几片落花，落在案头，打扰了他。但是，他也舍不得停一停手，只是用力吹一口气，将落花嘘出窗外，任它坠落草坪，或是随风飞去。中午，他跑到饭厅，拿两个馒头，便急如星火，返回宿舍，一边走路一边吃完饭，喝两杯白水，又一直工作到日落西山。夜晚，校园里十分清静，只有楼下花丛中的草虫低吟。夜很静，心很专，他越发奋笔疾书。直到月落、星稀、鸟啼，累酸了手腕，抬不起眼皮，他才上床，倒头便睡。一连七天，夏竞雄手不停挥，墨写的字字行行，都是血泪的结晶。

这天清晨，鹅卵石小路上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有人连连叫他：“竞雄，竞雄！”

夏竞雄为赶在下一期付印，整整一夜誊录清稿，头昏脑胀，两耳嗡鸣，听见叫声，抬起昏花两眼，寻声望去。只见楼下绿

草茵茵，有个亭亭玉立的人影。他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才看出是叶兰。

二

叶兰是蔡松鹤教授的女儿。蔡松鹤主张男女平等，为了纪念恩重情深的妻子，让女儿姓了母亲的姓。不过，叶兰在写文章时，常常署名蔡菊心，因为她也非常热爱父亲。

叶兰在潞河学院，品学兼优，风格高尚，受到同学们的敬重。夏竞雄十岁到她家，两人青梅竹马，耳鬓厮磨，肩并肩发育成长。夏竞雄野性，叶兰文静；夏竞雄热情奔放，叶兰感情细腻；夏竞雄头脑敏捷，叶兰思想深沉。两人迥然不同，却相映成辉。五四运动以后，青年学生中自由恋爱流行，夏竞雄冒冒失失地问叶兰：“我们怎么办？”叶兰含情脉脉地看他一眼，又低下头，小声说：“我们不早就是了吗？”从此，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早已播下的爱情种子，破土而出，绽开圣洁 绮 丽 的 花 朵。

这时，叶兰笑吟吟仰望三楼的窗口，端庄秀丽的瓜子脸，春水汪汪的大眼睛，无限柔情，含而不露。她剪着短发，身穿半旧绸衫，百褶黑裙，平底皮鞋，更显得优雅大方，文质清丽。

夏竞雄一见叶兰，就兴奋不已。他抓起小说清稿，跳上楼窗口，大叫道：“我交卷啦！”

叶兰慌忙喊道：“不许跳！”张开双臂跑到楼窗下，好象准备抱住跳下楼来的夏竞雄，不让他跌伤。

“你等一等！”夏竞雄又从楼窗口跳回屋里，一阵旋风似地

跑进浴室，叽哩咕噜刷了牙，横三竖四抹了几把脸，嘴角还挂着牙粉的痕迹，也不梳理一下乱如蓬麻的头发，披上一件汗衫，冲下楼去，把小说清稿抛给叶兰，说：“请君斧正！”

叶兰接到手里，一转身，踏着鹅卵石小路，走向洒满阳光的湖畔，夏竞雄跟在她的后面，脚步合着节拍。他的内心洋溢着欢悦，却装出很平静的神气，等候叶兰开口。

一直走到石舫，叶兰还是不声不响。夏竞雄忍不住了，站住脚问道：“到哪儿去？”

叶兰莞尔一笑，说：“到广州去。”

“又不知怎么捉弄我！”夏竞雄象是生了气。

“真的。”叶兰笑望着夏竞雄那赌气的样子，“真的到广州去。”

夏竞雄仍然不相信，又疑惑地问了一句：“到广州去？”

“到广州去！”叶兰收起笑容，脸色严肃起来。“姑姑和姑父从苏俄回来了，现在广州；昨晚有人从广州来，捎来他们给爸爸的一封信。”

“呵！”夏竞雄发出一声惊呼，跳了起来。

“嘘！”叶兰指指石舫，牵了一下夏竞雄的袖子，快步向那个幽静的地方走去。

石舫是一座石砌的楼阁，船尾砌在湖岸，船身砌在水中。为了逼真，也有一条铁索，拴在湖边的大柳树上。船身生满厚厚的绿苔，船上有雕花的石栏，可以凭栏观赏荷花、金鱼；船舱里有石桌、石凳，可以聚会宴饮；楼上就更雅致，可以俯瞰湖上的风景，赏月吟诗。

已经放暑假，校园里人很稀少，石舫就更少人迹，却有一大群鸟雀，在这里吵闹。叶兰和夏竞雄的脚步声，惊起鸟雀四